

# 山里人家

文/庐山

匡庐水

这里记录的是居住在山西太岳山国家森林公园七里峪村的一个普通人家。

前往七里峪有两条路:一是取道武乡县,二是从霍州进入。我们选择了前者,意在瞻仰八路军王家峪总部和百团大战总指挥部。

离开武乡时已近薄暮。小年在九曲十八弯的狭窄山路上盘旋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除了黑魃魃的山峦和森林浓重的阴影外,四周万籁俱寂。于是想起了乡人夜幕中切莫入山的规劝。据说这深山老林里时不时会有冤死的白衣女子窜将出来。然而在这勉强可会车的山道上,即使你想打退堂鼓亦已无法掉转头了。怀着几分怯意,大伙尽量将话题往下午的话题上引。突然,夜风中传来羊儿咩咩的叫声,一位放羊的老大爷星般出现在车灯的光影中。大爷,我放开嗓门问道,七里峪还有多远?大爷扬了扬手中的鞭子朗声回答:转过这山包就是。近在眼前啊!众人一片惊喜。擦肩而过的当口我给大爷奉上了一支香烟,点烟的同时我提出了一个大伙一直困惑的问题:大爷,武乡笨蛋是啥意思?因为当我们的车驶入武乡县城时,扑入眼帘的两道“风景”让人印象深刻:沿街电线杆的广告牌上不是多数城市那些司空见惯的企业广告而是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此其一;其次便是几块“武乡笨蛋”的广告牌,既气派又醒目。啥?武乡笨蛋?大爷反问道,武乡也敢自夸笨蛋?霍州才是正

宗的笨蛋哩!神情得意而自豪。细一探究,原来“笨蛋”就是野鸡蛋。笨蛋不过山里人的俚语罢了。众人哈哈一笑,何况目的地近在咫尺,白衣女子顿时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然而我们恰恰忽视了一个问题:山里人基本上没有距离的概念。比如,明明是几十里之遥,到了他们嘴里便轻松成一句话:不远,翻过山就到。正如放羊老大爷指路时说的“转过这山包就是”那样,我们竟开了不下十分钟方才看到七里峪村那迷人的灯光。

对七里峪我并不陌生,两年前我曾在这里有过短暂逗留。奇峰、峡谷、清泉、飞瀑、山松、云海、天然氧吧以及山里人从骨子里流露出的质朴深深吸引着我,让我无法拒绝她的诱惑。

村口的“百姓人家”自然是我的首选,两年前我曾住在他家,当时连如今这顺应形势的店名都没有,客房也仅仅是一铺可共四五个个人栖身的土炕。然而夫妻二人的热忱却为他们刚起步的“农家乐”赢得了口碑。那次我们人多,夫妻二人竟让出了自己的卧室供客人休憩。印象特别深的是第二天结账:住宿加晚餐加早餐一塌括子200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餐除几个家常蔬菜外,另有野兔、野鸡、野猪三样野味各一盘。

此番进村,店主老刘仿佛见到阔别的亲人般,嘘寒问暖好不亲热。但是言语间并没有留宿我们的意思。追问之下老刘颇为羞

赧地挠头说,这两年家里没多大改观,还是原先的土炕,最好你们去别处住宿,这几年村里小宾馆多了去了,那边条件要好得多。一席实实在在的话说得我心里暖呼呼的。不。我说,今晚就住你这了,还住坑。老刘半晌没做声,过了一会如梦初醒般冲老婆吼道:愣这里干啥?还不赶快做饭去!

第二天,在老刘的催促下我们搬到了另一家带卫生间的农家乐。但是我总觉得欠了老刘家什么似的,所以坚持每天仍在“百姓人家”用餐。老刘家好像也察出点端倪来,餐桌上菜肴变着法子生出了许多花样,猪苓花、猴头菇、松蘑之类野菜都是当天上山现采的,鹿肉、山羊、野猪、野兔、野鸡还有笨蛋,无一不是新鲜的猎物。此处山里不禁猎,离我们住处不远便有一个合法的国际狩猎场。尤其令人心动的是这里山珍野味的价格,一桌四、五个野味外加山菇之类蔬菜消费不会超过200元。倒是家养的草鸡价格有点邪乎,炖一只整鸡要价居然整整100元。

来七里峪的第二天有河北的朋友打算专程赶来一聚。当即我便与老刘商量起菜单来。无须说,当家菜仍然是那些山珍野味。我跟他讲,能不能上点鱼虾之类的玩意。于是老刘就觉得很难。他说,这里没这东西。我告诉他,我亲眼看到清澈的溪水游鱼如梭,捞起来放点佐料煮一下就行。老

刘的头摇得拨浪鼓一般。总之一句话,他们这里既不养鱼也不吃鱼。为了避免尴尬,于是我退了一步说那就烧个番茄榨菜肉丝汤吧。岂料老刘闻言竟眼前一亮,嘴里喃喃道“番茄榨菜肉丝汤,番茄榨菜肉丝汤……”。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兴奋地连连发问“这道菜怎么做?”搞得我莫名其妙一头雾水。然而看他那热切而惘然的表情,说明他的的确确不知道这道极普通的汤菜为何物。

河北的朋友终于赶来了。崎岖的山路让他们迷失了方向。原定晚上八点开始的聚餐延迟到将近午夜才正式开场。看着老刘忙得热火朝天的样子,我不由说了许多抱歉的话。老刘憨厚地回道,你这是照顾我生意哩,该我跟你表示表示才是。说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结果呛得满脸通红,抹抹嘴说,不好意思,我不会喝酒……

老刘的豪爽点燃了满桌弟兄的热情,一个个不再喊冷吆五喝六开怀畅饮起来。

顺便说一句,七里峪委实是个避暑的好去处。有道是“登上霍山景远幽,七月炎夏变成秋。”两年前我是国庆期间造访此地的,岂料早晨起来街面上竟有一层薄霜。此番我则是备而来,然而西装、衬衫却根本无法抵御山里早晚的寒气。你瞧,老刘家的羽绒衫甚至棉被都派上了用场,酒桌上大伙那打扮活像“座山雕”的手下似的。

# 一桩《红楼梦图咏》的公案

文/寥风斋

白描绣像

这套“图咏”绘刻皆精,不仅人物婉丽清俊,形象娟秀,而且布景亦精雅秀美,不落俗套,堪称是有关红楼人物的版画佳作。



黛玉(木刻本)



黛玉(沪上拍卖本)



黛玉(丁羲元藏本)



黛玉(中国书店藏本)

改琦是清嘉道年间的著名画家,《红楼梦图咏》是他的代表作。改琦原作早已不存,幸赖一部光绪五年木刻本,让我们能够一睹改琦原作的神韵。

此刻本并非随书刊行的绣像,而是独立于书外的红楼画册。共收图五十幅,除极少数几幅为两至三人的合像外,多是单人一幅。每图均有赞语。这套“图咏”绘刻皆精,不仅人物婉丽清俊,形象娟秀,而且布景亦精雅秀美,不落俗套,堪称是有关红楼人物的版画佳作。如“黛玉”一幅,几尾修竹,萧萧索索,即衬托出黛玉的多愁善感,寄人篱下;“尤三姐”一幅,三姐手持鸳鸯剑,奇烈女子形象,跃然纸上。

不过,这套绣像亦有不足之处,即人物形象颇为雷同,特点

不甚鲜明。正如周心慧先生所说的,“无论男女,皆白眼樱唇,体态纤弱,没有根据不同人物的身份,在形象塑造中去发掘其不同特征,千篇一律,造型雷同,是其弊病”。虽有不足,但这套绣像在“红楼版画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却是不容否定的。

《红楼梦图咏》一经刊行,就深受读者喜爱,翻刻本层出不穷,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但有意思的是,这套“图咏”还出现了彩绘本,近年来频频现身各大拍卖行。据称,彩绘本共有五种之多。笔者有幸,见过其中三种。这些彩绘本虽非当代人伪造,但是否出于改琦之手,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遂成“公案”。

沪上拍卖的一套彩绘本,共分“红楼集艳”、“采凤争妍”两

册,各收图十二幅。除黛玉、元春等少数几幅外,基本和木刻本相同。此本绘制颇为精工,然有专家认为,与世所公认的改琦真迹相比,总觉得稍欠灵动与神韵。袁啸波先生认为,此本最可疑的地方在于,“王熙凤”一幅与刻本里的“岫烟”,姿态、衣装、发式甚至脸相都极为相像,那种朴素的样子根本不符合王熙凤的身份特征。这是仿制者移花接木留下的痕迹。此本应该是水平较高的仿作。

沪上丁羲元先生所藏彩绘本,共收图十二幅,除背景略有变化外,其他均与刻本完全雷同。此本人物面相、发型、服饰以及背景的描绘与敷色都很精美,很容易被人视为改琦真迹。针对此本,袁啸波先生

从人物眼神、题咏字迹、印章使用等方面进行辨析,认为并非出于改琦手笔,是颇有道理的。

另一套彩绘本是中国书店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从民间搜求到的《改七蓼先生红楼梦册页》,有图三十九幅。较之前两部彩绘本,算是收图较多的了。此本所绘人物与刻本全同,但并无多少神韵可言,很难想象出于名家改琦之手,应是后人据刻本仿绘而成。

这三部彩绘本,收图均少于刻本,容易给人造成“残本”的错觉。事实上,应该都是仿作。虽是仿作,这些彩绘本却极可能出于改琦的弟子或是后人。在今天看来,仍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编辑 戴蓉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振宇